

◆ 汉诗节拍

春的脚步

◎ 杨达寿

梅花最先冲出冰雪的重围
那些时空里闲游的春风
沿着山坡上的小径
寻觅散落的缤纷诗句

从斜坡上下行的阳光
把树梢的诗蘸上露水调上色彩
像一串七彩的水晶灯
把初醒的树装扮成一个高贵的诗人

湖边柳树也伸出嫩绿的小手指
为蝴蝶的翅膀涂抹着彩图
正被湖心的新荷抓拍正着
引得春风与柳叶一同笑出声来

鸟儿来了,还有蜜蜂伴舞
鼓动桃柳们追逐梅花的落英
春光不小心路过蟋蟀的草窝
有意惊醒百虫的甜美梦境

压郁一冬的报春花
控制不住激动早把喜悦高举过头
柔软的春光有心把大地点缀
满目的花草次第心怒放

春天的意愿是播种与耕耘
那些有意无意旧物的悉数登场了
发芽抽青,拔节生长
春风春雨一直在它们身边加油与鼓掌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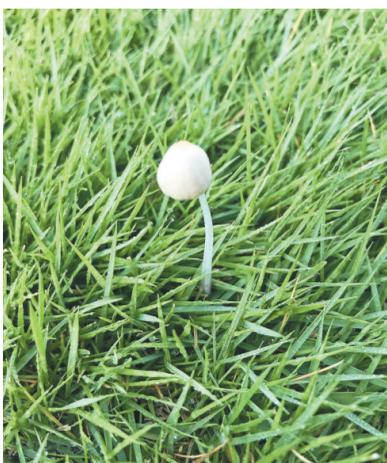
◆ 笔走万象

◎ 朱国良

绵绵芳草韵味长

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,我信此话。游览名胜古迹,在惊叹雄伟的古建筑,欣赏奇山丽水、奇花异卉之时,绿首往往被忽略。就像人世间的每个人物,总容易被轻视。其实,在千姿百态的景色中,也有有情的一草一木在起作用。百花萌动的初春,站在西湖白堤上望去,隐隐约约的绿黛,清清淡淡的新绿,便会跳入眼帘。当你情切地近前去追踪这一片片绿意时,它却悄然消失了。这让人不由自主地踏进唐代诗人韩愈“草色遥看近却无”的意境。阳春三月,江南草长之时,草的颜色开始深沉,丝丝春雨时来时挑逗它。这时,不论是体味欧阳修的“长郊草色绿无涯”,还是品味张栻的“春到人间草木知”,如对酒行吟,那味道都是浓浓的。春色融融,桃李灼灼,这时候,人们在草中野炊,或者结伴出游,都把茵茵芳草当作一架温床,谁会拒绝它的温柔呢!说实话,我是偏爱芳草的。这让人在湖光山色中得到更多颜色的享受。整个园林,任凭亭台楼阁密布,如果地上却是光秃秃的一片,游嬉之下,那是令人遗憾的。

天地之间,芳草盈盈。小草无语却有情,它悄无声息地给你增添无穷的魅力,还会给你深层的哲理思考。芳草的绵绵子孙,没有花香,没有树高,但它的种子能够无尽的延伸扩展,这与它旺盛的生命力是分不开的。在出门见草的山里,山农最懂“草木篇”,他们为了明春草更茂盛可放羊饲牛,在冬天里采取的是有控制地烧荒之法。火烧荒原之处,来年往往草木葱葱。江南人往往又有春游芳草地的踏青习惯。每到此时,就结伴而行。踏青之谓,往往就是奔着一地的郁郁芳草而去的。不同的命运也赋予草不同的境遇,我们常说“墙头草,随风倒”。这包含了贬的意思。其实,这多少有些冤枉它!你在断墙残垣之上,小草依微土缝隙而生,还要承受风的压力,难道还不允许它用自己生存的手段,左右摇摆吗?疾风知劲草,这才是草的英勇本色。春深如海之时,是草的浪漫青春、豆蔻年华。这时,草不仅还在生长,颜色也深沉得很。春色融融之下,它泛起一层耀眼的绿光。这又像是在告诉你一个真理:“谁言寸草心,报得三春晖”!



大庇天下村童俱欢颜

◆ 东敲西市

◎ 俞可

一部中国史,就是一部中华民族同贫困作斗争的历史;一部世界史,也是一部人类社会同贫困相砥砺的历史。“安得广厦千万间,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。”杜甫一言足以道尽历代仁人志士对摆脱贫困的孜孜憧憬。

广厦,最先安顿的并非寒士,而是最柔弱的群体——寒童。

远在巴西,一座名为卡努阿纳的乡村寄宿学校深藏托坎廷斯州的热带草原,汇聚540名来自周边地区的土著子女与流浪儿童以及孤儿,就学免费、教材免费、校服免费、三餐免费、医疗免费。它并非以校命名,而取名儿童村。

村,或许与自然相映照。广袤的草原连接无垠的天空,儿童村与地质风貌、湖光山色、风土人情融为一体,犹如从亚马孙流域破土而出,勾勒一片原始风貌与现代技术兼备的自然场所。建筑主体就地取材,采用本地特有的一种乔木为材,名曰brasilium,巴西国名即源自此。层层叠叠,丫丫叉叉,构成墙、栏、柱、梁,甚而教室的桌和寝室的床,恍如一片郁郁葱葱的树林。大型顶棚亦由交叉叠层的木材组成,为学生遮风挡雨。悬挑的顶棚意在营造一个中央空间,联通室内外,形成一座俯瞰周边的大型观景平台。正因为“对巴西本土建筑的再创造”(2018年度英国皇家建筑师协会国际优秀奖颁奖词),利用泥土热性能,且发掘构造土技术,置身如桑拿般体感的热带,儿童



村才无须空调来降温除湿。

在儿童村的庭院里,周边的塞拉多、亚马孙和潘塔纳尔这三大生物群落的相遇。其庭院所营造的景观予以重构,由此呈现一个以当地生物多样性为主题的实景课堂。庭院中央设有水池,鱼儿畅游,可用来收集屋顶雨水。雨水充沛的日子,学生将溢出的水送回附近河流。儿童村就像一所草原上的儿童乐园,其一物一力无不体现一种教育理念:教育并不止步于课堂书本,而须融入本土生活,在生活中学习。校园与自然的空间界限仿佛消融,欢腾于此的学子宛若印第安人原始部落联盟的牧童,更似卢梭笔下的爱弥儿,欣然接受自然的洗礼。

村,必然跟家庭相依恃。儿童村内分布两个群落:男生与女生。45个6人间宿舍均配备卫生间、淋浴房和洗衣室。每间无须编号,学生只需认准各自独特的图案门板,绝不会误闯他室。宿舍与宿舍不再肩接踵,相连的是不同类型的互动空间,如电视厅、阅读角、阳台、中庭等。由功能

场所切割,学生拥有更多私密生活空间,有助于提高生活质量、激励个性发展、优化学业表现。

作为非家庭环境,校园极难效仿家庭为学生提供温暖和能量。但学校既是学习世界亦为生活世界,校园犹如家园,既可慰藉精神又可放飞心灵。提升学生对于儿童村的归属感,学校不再作为单一的学习空间,而被赋予“家”的意义,好似《哈利·波特》的霍格沃茨魔法学院。儿童村的设计旨在为当地学生提供一座“异乡之家园”。

良好的建筑设计体现卓越的社会价值,推动社会公平,实现社会和谐。英国皇家建筑师协会主席称颂儿童村“改善学校儿童的生活和福祉”,由此彰显优秀学校建筑设计“不可估量的价值”。儿童村为孩子营造一个梦想空间,荣膺2018年度英国皇家建筑师协会国际优秀奖,并问鼎2018年度国际教育建筑大奖,实至名归。

我国脱贫攻坚战取得全面胜利,所有深度贫困地区的最后堡垒得以全部攻克,然而,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、缩小城乡区域发展差距、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和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仍然任重道远。以乡村全面振兴擘画一幅农业强、农村美、农民富的新时代《富春山居图》,乡村人才振兴乃浓墨重彩。在希望的田野上打造一座座拟家的学校建筑,大庇天下村童俱欢颜,既能满足乡村群众对高质量、多样化、个性化教育的需求,亦可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增添更多独特景观。



牛年说牛

◆ 世说新语

◎ 贾献文

我的老家稽亭塘,村子东北环绕着低矮的小山坡,西边有一口几百亩水面的大塘。地处南方,村里没有驴、马,但有牛、羊、猪、鸡、鸭,从小就听惯了雄鸡高昂的啼鸣声和低沉的牛哞声。

说起牛,我对它还真有一种亲切感,当年在公社社员的日子里,与牛有过亲密的接触,每当春耕夏种,牛发挥着人力不可替代的作用,铁犁翻起滚滚泥浪,铁耙将水田拖耙平整,这都是牛之功。解放前只有地主富户才拥有牛,公社化后,每个生产队里都有一至三头水牛或黄牛,社员们都把牛看成宝贝,牛担负着犁田耙地的繁重劳动,生产队里若缺牛那是寸步难行的。

老黄牛和大水牛,都是那样默默无声地劳作着,偶尔才会仰头长鸣一声,那牛哞声低沉而雄浑,给村子增添了无限生机。无论黄牛还是水牛,都是憨态可掬,任人驾驭。春耕秋种,它们出尽全力,而索取的仅仅是几把干稻草。村子周边没有草地供牛进食,大多都是由人喂以稻草。担任喂牛任务的大多是老翁老媪,他们抓一束干稻草往牛嘴巴里塞,牛就会有滋有味地咀嚼起来,尾巴拍打着爬到牛身上吸血的牛虻。

牧牛,一般是由儿童、少年担负的

一项工作。因村子周边没有草地供牛食用鲜草,牧童们就将牛牵到较远的山坡上去放牧。这个时候,牧童们有时牵着牛,有时骑在牛背上,手持杨柳枝当作马鞭,把牛当作战马,十分威风,又十分惬意,惹得没有放牧资格的少年儿童们羡慕不已。

大热天,黄牛被牛绳拴在树干上卧在树荫下休息,一边反刍着吃下去的稻草,一边扇动耳朵和拍打尾巴驱赶着苍蝇、牛虻。这个时候,水牛多了一份惬意,它们可以躺在水塘里享受清凉,将整个身子浸在水里,仅露出一个头,得意地不停打着响鼻或从嘴里喷出一股水。

牛是为人出力最多的动物,是人类最亲密的朋友之一,它们的温顺是出了名的。不过有时也会发牛脾气,发起牛脾气来谁也奈何不了它,这种情况少之又少,我只看到过一次。不知为什么,一头大水牛挣脱犁田手对它的控制,竖起尾巴满田狂奔,惊得落在田上觅食的鸟雀慌忙地飞向空中。有的牛也很彪悍,会互相打斗,如两牛打斗斗红了眼,人们用木棍敲打也不散。

要说牛打架,莫过于名闻遐迩的“金华斗牛”。“金华斗牛”起源于宋代,盛行于清末民初。“金华斗牛”那场面十分壮观,牛尚未开斗前,鞭炮

齐鸣,铜锣开道,上场打斗的牛披红挂绿,牛背上拖着“帅”字旗。牛打斗的场地是经过精心选定的,水田四周要有小山丘,便于四里八乡来观斗牛的乡民站立。两牛相斗,水花四溅、泥浪翻滚,场面惊险而刺激。

由于牛与人长期亲密相处,诗人画家也十分钟情于咏牛画牛,留存于世的画牛作品令人目不暇接,历代咏牛佳诗也数不胜数。

说起牛画,尤以唐代韩混《五牛图》最为出名。《五牛图》是中国十大名画之一,牛画得形神兼备、栩栩如生。而南宋存世的画牛之作最多,画家名字可以列出一大串,如李画、李唐、毛益、夏圭、李迪等。

咏牛诗,也是俯拾皆是,如唐代元结的《将牛何处去》,诗云:“将牛何处去,耕彼故城东”;北宋梅尧臣的《耕牛》,诗云:“破领耕不休,何暇顾羸犍。夜归喘明月,朝出穿深谷。”而更为出彩的咏牛诗,我认为是现代人所作,如臧克家就写下这样精彩的句子:“老牛亦解韶光贵,不待扬鞭自奋蹄。”鲁迅更是写出振聋发聩的名句:“横眉冷对千夫指,俯首甘为孺子牛。”

牛年说牛,真是说不完道不尽,但愿牛年人健如牛,江山日新月异,各行各业牛气冲天!

◆ 朝花夕拾

◎ 子微

雨水

那年春天,雨水时节,我虚七岁,开始上学。印象中是在二年级,大家都一样地多上了半年,之后的升学被调整到了秋季的九月。生在乡村的我们,不知道什么叫幼儿园,等到了上小学的年龄,有上学的,也有不上学的,其实,不上学的居多。第一天上学,母亲穿着胶鞋背着我到根队小学,在窗口排队交学费和书本费,所有的费用加一起五毛钱。

后来的日子里,每逢雨天,我便穿着木屐去上学。踩在泥泞的路上,深一脚浅一脚,陷得深时,要用很大的力气才能把木屐拔出来,然后,继续赶路。村子里家家户门口都有三两丛月季花,有重瓣,更多的是单瓣,到了春天,开得不管不顾的,空气中飘散着丝丝缕缕的甜香。这么一路走,一路闻着花香,步履间便自然多出许多乐趣。那些终年开放的月季花,芬芳了我的整个童年。

天放晴,下午放学后,我去庄妹家喊她一起打猪草。田埂地上的野菜,已经长得有模有样了。我们手里抓只小铁铲子,还有几篮筐,蒲公英、马齿苋、马兰头、荠菜、苜蓿,还有长在田埂地上的野红花草,看到了,就一铲子铲过去。庄妹的眼睛比我尖,动作也比我快,她铲满一篮,我才半篮。

说起来是猪草,有好些个野菜都喂了小鸡们。年关孵出的小鸡,虽然长大了些,但还是绒球一样的,身上染着的洋红尚且没有褪去。一把切碎的菜叶子洒出去,小绒球们争先恐后地滚过来。

在牛栏里被枯黄的稻草缠绕了一冬的老牛,被牵到坡地上,看着满地的嫩绿草叶,它伸出舌头,舔一下,把鼻子凑过去,闻一下。它不是不放心什么,只是,漫长的冬天过去,猛然看到大片大片的鲜嫩草叶,它有些不适应,或者说是突然到来的惊喜,让它有些懵。终于,它把头深深地低下去,张开嘴巴,伸出长长的舌头,大肆饕餮享用起来。嘴角绿色的汁液淌出来,它也不顾不上了,只顾咀嚼,然后反刍。如此这般许久过去,它才心满意足地打了个响鼻,那响鼻也打得非同寻常,在坡地上久久回荡。

村庄周围的山峦,每每雨后,便有烟霞蒸腾,仿佛细纱做成的帐幔,又仿佛仙女身上薄如蝉翼的衣衫。满世界都飘荡在水雾里,连空气都泛着幽微的湖绿色光芒。

雨水时节,万物萌动。我家门口那棵几人方可合抱过来的大树,冬日枯黄的叶片落尽,春日里,雨水一淋,点点绿意悄然从枝头泛出来,那绿,翠生生的。新叶们三瓣一簇,五瓣一伙,相拥着,亭亭玉立于枝头,携着日月的风华,带着雨露的清冽,把鸟儿齐齐地吸引过来,叽叽喳喳地开会。

绿油油的麦苗,一望无际,已经有了相当的气势;前番还不解风情的油菜花,忽然就绽放开了金黄色的花朵。立春相当于文章的开篇,这个开篇的后劲有多大,雨水至关重要。说是春雨贵如油,但是,雨水多了,处于返青阶段的麦苗,又怕烂根,要做好开沟沥水。抽穗的油菜,正是追肥的要紧期,“麦浇芽,菜浇花”,说的就是这个意思。年前才挂起的锄头钉耙等农具,又得一样一样地取下来了。

面朝黄土背朝天,一年到头没得闲。让人欣慰的是,淅淅沥沥的春雨,仿如神奇的画笔,所到之处,描摹出的都是美丽的画卷,还有沉甸甸的希望和喜悦。

雨水,这两个字,咬在嘴里有着异样的清洁之气。这样清洁的两个字,拿来做了节气的名字,仿佛天宫里飘来的女子,尽管委身凡尘,那也是《天仙配》里七仙女的化身——迟早要离开俗世的董郎,尽管她自己那么的不情愿;在戏里戏外,让我们牵肠挂肚好些年,好些年。

